

# 儿童期心理虐待对特质抑郁的影响: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的链式中介作用

曾庆巍, 刘爱书, 栗诗羽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哈尔滨 150025)

**【摘要】 目的:**探讨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在儿童期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儿童期心理虐待量表、状态特质抑郁问卷(STDEP)、反刍思维量表(RRS)和创伤后认知改变问卷(PCC)测量大学生的儿童期心理虐待、抑郁、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情况,使用Mplus7.0建立中介作用模型。**结果:**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分别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起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效果量为52.8%,其中通过创伤后认知改变这一中介变量的效果量最大,达39.6%。**结论:**儿童期心理虐待可分别通过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影响特质抑郁;心理虐待也通过反刍思维影响创伤后认知改变,进而影响特质抑郁。

**【关键词】** 心理虐待; 特质抑郁; 反刍思维; 创伤后认知改变

中图分类号: R395.2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5.04.022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nd Trait Depression: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Rumination and Post-traumatic Cognitive Changes

ZENG Qing-wei, LIU Ai-shu, LI Shi-yu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rumination and post-traumatic cognitive changes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nd trait depression. **Methods:** Measure college students' levels of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trait depression, rumination, post-traumatic cognitive changes by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questionnaire, State-Trait Depression Scale(STDEP), 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RRS), Post-Traumatic Cognitive Changes(PCC). **Results:** Rumination and post-traumatic cognitive changes separately played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nd trait depression; Rumination and post-trauma cognitive changes played a chain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nd trait depression. The indirect effect size was 52.8%, the mediating path through post-trauma cognitive changes was 39.6%. **Conclusion:**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ffects trait depression though both rumination and post-trauma cognitive changes; Childhoo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has an influence on post-trauma cognitive changes through rumination, then affects trait depression.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Trait depression; Rumination, Post-trauma cognitive changes

虐待作为一种创伤事件普遍发生在儿童身上,大量研究表明虐待经历损害了儿童的身心发展<sup>[1,2]</sup>,是导致成年期精神疾病的风险因子,尤其是抑郁<sup>[3,4]</sup>,且与多维度的认知神经障碍有关<sup>[5]</sup>。作为虐待类型之一的心理虐待,其虐待结果因无外显的躯体症状而难以鉴定<sup>[6]</sup>,会导致诸如低自尊、抑郁、焦虑、自杀意念、依恋问题、攻击、暴力、犯罪、学习障碍等负性结果<sup>[7]</sup>,有研究者认为心理虐待是儿童虐待的核心组成部分<sup>[7,8]</sup>。同样,心理虐待与抑郁情绪关系紧密<sup>[4]</sup>。崔丽霞<sup>[9]</sup>等研究发现,儿童期的虐待经历会促使儿童逐渐形成早期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s, EMSs),这种稳固的不良观念会促使个体更易于抑郁,并且将这种反应方式固定下来,使个

体形成易于对不良刺激做出抑郁反应的稳定的行为倾向,即特质抑郁。以往研究个体抑郁状况通常使用的是考察个体最近一周或此时此刻的抑郁程度的量表,如流调中心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SDS)或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DI),但情绪易受环境变化而变化,这种前提测得的结果能否反应个体稳定的抑郁倾向还有待商榷<sup>[10]</sup>。1995年Spielberger<sup>[11]</sup>发表了第一版状态特质抑郁问卷,他将抑郁分为状态和特质两个水平,分别体现了抑郁的强度(状态)和频率(特质)。状态抑郁是个体对环境中不良刺激产生的短暂的情绪状态,特质抑郁是个体对不良刺激做出抑郁反应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倾向。本研究采用状态特质抑郁问卷(STDEP)考察心理虐待对特质抑郁的影响。

经历创伤事件后,个体极易形成创伤后应激障

碍(PTSD),有研究<sup>[12,13]</sup>表明创伤后认知障碍可能是导致PTSD的原因。例如,两个常见的不良认知发展并维持了PTSD,即“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我完全不称职”<sup>[12]</sup>。Ehring<sup>[13]</sup>等人同样得出创伤事件后认知功能障碍扩大并维持了个体PTSD、恐惧和抑郁这一结论。Hankin和Abramson<sup>[14]</sup>指出,不安全型依恋关系、消极生活事件增多和消极认知系统是儿童期虐待导致成人抑郁的机制。Hankin<sup>[15]</sup>采用前瞻性调查验证了该结论。遭受过父母情感虐待和同伴虐待的孩子,一旦形成消极的认知反应,同样容易抑郁<sup>[16]</sup>。徐慰<sup>[17]</sup>等人发现,创伤经历者的认知改变在社会支持和创伤负性后果间起中介作用,创伤后认知改变与社会功能损害、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呈正相关。虽然创伤后的消极认知可能会导致个体的一些负性后果,但有研究<sup>[18]</sup>表明,通过自我帮助干预训练,可以改善个体的创伤后认知改变等负性后果(如创伤后压力、抑郁、社会功能受损等)。

反刍思维是个体将注意指向当前所关注的行为和思想,并且反复思考情绪本身、情绪产生的可能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不采取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的现象<sup>[19]</sup>。反刍思维和抑郁情绪关系密切<sup>[19,20]</sup>,抑郁个体经常出现反刍思维<sup>[21]</sup>。有研究<sup>[22]</sup>表明,反刍思维来自于儿童期虐待经历。在儿童早期个体的情绪管理策略发展不健全,当儿童受到父母过于强烈的保护或者性虐待,就会产生无法控制环境的感觉,从而产生反刍思维。父母在生活中的消极的行为模式,也可能成为儿童形成反刍思维的榜样。又因为反刍思维将注意指向消极的情绪和认知,导致个体采用消极的问题解决方式。因此本研究假设,在经历了创伤事件后,个体对消极情绪和认知的反复思考导致了认知的改变,从而导致了个体的抑郁情绪。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中介假设模型:心理虐待通过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两个中介变量影响特质抑郁。

## 1 对象与方法

### 1.1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选取哈尔滨师范大学大一到大四及研究生共720人,在自习课上集体施测,获得有效问卷603份,有效率为83.8%。其中,大一134人,大二137人,大三144人,大四76人,研究生112人。

### 1.2 工具

1.2.1 儿童期心理虐待量表<sup>[23]</sup> 该量表共23道题

目,包含五个维度(恐吓、忽视、贬损、干涉、纵容),采用Likert五点量尺自陈回答(0-4)。分数越高,说明个体感受到的心理虐待程度越高。

1.2.2 状态特质抑郁问卷(State-Trait Depression Scale, STDEP)<sup>[24]</sup> 雷智慧<sup>[10]</sup>等人在2011年修订了状态特质抑郁问卷(State-Trait Depression Scale, STDEP),该问卷分为2个分量表:状态抑郁分量表(S-DEP)(16个题目)和特质抑郁分量表(T-DEP)(16个题目)。每个分量表包含2个因子:快感缺失(euthymia)因子和情绪恶劣(disthymia)因子。本研究使用特质抑郁分量表(T-DEP)测量被试的抑郁水平。

1.2.3 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RRS)<sup>[22]</sup> 韩秀和杨宏飞<sup>[25]</sup>于2009年修订的中文版反刍思维量表。整体量表共包含22个题目,1-4点计分,1表示“从不这样”,4表示“一直这样”,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反刍水平越高。Trenor<sup>[26]</sup>认为,反刍思维与抑郁的高相关可能是因为反刍思维量表中部分题项与抑郁量表题项有重合,因此,他采用Nolen-Hoeksema的研究数据,将反刍量表中与抑郁有重合的12个题项归为一个维度,即抑郁相关(depression-related),剩下的10个题项重新分为反思反刍(reflection)(对中性情绪的思考)和沉浸反刍(brooding)(对自我批评情绪的思考)两个维度。本研究使用Trenor的维度划分方法,且删除了抑郁相关维度(12个题目),剩余的10个题目划分为反思反刍(5个题目)和沉浸反刍(5个题目)。

1.2.4 创伤后认知改变问卷(Post-Traumatic Cognitive Changes, PCC)<sup>[18]</sup> 该问卷共包含5个题项,0-4级评分,0表示“完全没有”,1表示“非常多”。PCC用于评定经历创伤事件后个体的负性认知改变情况,分数越高表明认知改变越偏向负性<sup>[17]</sup>。

### 1.3 统计方法

将数据录入SPSS20.0,对人口学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心理虐待、反刍思维、创伤后认知改变、特质抑郁间的相关性,使用Mplus7.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检验反刍思维、创伤后认知改变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中介作用的显著性。

## 2 结 果

###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控制共同方法偏差的方法分为统计控制和程序控制。为了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施测阶段

统一告知被试此研究为匿名调查,答案不分对错,结果仅供科学研究,并且绝对保密。问卷是在自习课集体施测,当场发放并收回。然后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检验,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放入涉及到的所有变量,未旋转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仅为15.217%,而且析出较多因子。由此可以推断共同方法偏差在本研究中未造成严重影响。

## 2.2 心理虐待、创伤后认知改变、反刍思维和特质抑郁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表1列出主要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矩阵。结果显示,心理虐待、反刍思维、创伤后认知改变、特质抑郁四个变量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 2.3 心理虐待、创伤后认知改变、反刍思维和特质抑郁的关系模型

该研究共线性检验显示容忍度Tolerance(0.716, 0.637, 0.858)均大于0.1,方差膨胀因子VIF值(1.396, 1.570, 1.166)均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所有变量均已进行标准化处理,模型拟合指标见表2。各项拟合指标均良好,因此这一模型可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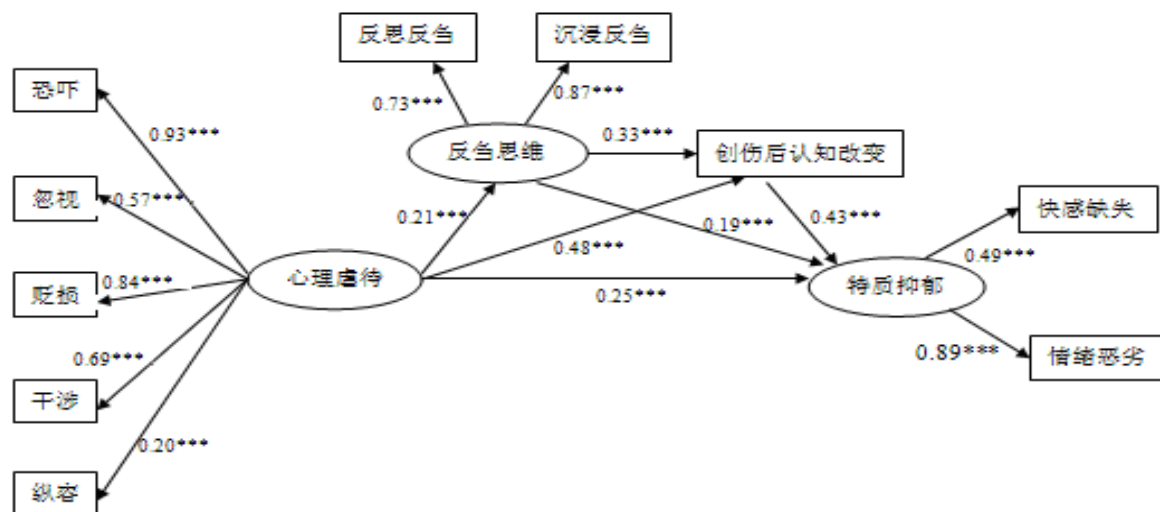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系数(n=603)

	$\bar{X} \pm s$	心理虐待	创伤后认知改变	特质抑郁	反刍思维
心理虐待	18.616±11.695	1			
创伤后认知改变	5.844±3.403	0.533**	1		
特质抑郁	30.567±7.099	0.440**	0.552**	1	
反刍思维	23.168±4.837	0.189**	0.377**	0.212**	1

注:\* $P<0.05$ ,\*\* $P<0.01$ ,\*\*\* $P<0.001$ ,下同。

表2 模型拟合指数

	$\chi^2/df$	RMSEA	TLI	CFI	SRMR
模型	3.398	0.063	0.952	0.969	0.046



附图 心理虐待与特质抑郁的中介模型

表3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bootstrap分析及其效果量

路径	标准化的间接效应值	效果量	99%的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心理虐待—反刍—特质抑郁	0.21×0.19=0.04	7.5%	0.005	0.043
心理虐待—创伤后认知改变—特质抑郁	0.48×0.43=0.21	39.6%	0.054	0.178
心理虐待—反刍—创伤后认知改变—特质抑郁	0.21×0.33×0.43=0.03	5.7%	0.006	0.037
间接效应	0.28	52.8%		
直接效应	0.25	47.2%		

## 2.4 中介效应检验

从附图中可以看出,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均极其显著( $P<0.001$ )。根据联合显著性检验:如果中介效应的每条路径系数都显著,则该中介效应显著。所以,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两个中介变量各自的中介效应显著,从心理虐待到特质抑郁的链式

中介效应也显著。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1000次,计算99%的置信区间。从表3可知,各条路径对应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验证了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为



0.53。间接效应略大于直接效应;创伤后认知改变的中介作用最大。结果表明,心理虐待直接影响特质抑郁;心理虐待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特质抑郁,即反刍思维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心理虐待还通过创伤后认知改变间接影响特质抑郁,即创伤后认知改变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起中介作用;心理虐待影响反刍思维,进而影响创伤后认知改变,间接影响特质抑郁,即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 3 讨 论

以往研究个体的抑郁状况多采用测评被试某一时间段的抑郁程度的状态量表,但个体的抑郁状态易受时间和外部刺激的影响。因此,Spielberger<sup>[24]</sup>设计了状态特质抑郁量表(ST-DEP),状态抑郁(S-DEP)测量个体抑郁的强度,特质抑郁(T-DEP)测量个体的抑郁的频率。相较于状态抑郁,特质抑郁描述的是个体经常性的情绪体验,反映的是一种易于抑郁的人格倾向,相对稳定<sup>[9]</sup>。因此本研究选取特质抑郁为因变量。

本研究考察了心理虐待、创伤后认知改变、反刍思维和特质抑郁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心理虐待与特质抑郁显著正相关,即儿童期心理虐待越多,抑郁症状越严重。宋锐等<sup>[4]</sup>研究表明,除干涉维度外,心理虐待其他维度及总分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还发现,反刍思维和特质抑郁显著正相关,说明个体的反刍倾向越高,抑郁的可能越大。以往研究<sup>[20, 21]</sup>也表明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的认知易感因子。虽然反刍思维可以预测抑郁的发生,但是Nolen-Hoeksema<sup>[20]</sup>发现,反刍思维不能预测抑郁的持续时间,而反刍思维和负性认知的交互作用可以预测抑郁的持续时间。本研究又发现,心理虐待与创伤后认知改变显著正相关,个体遭受的心理虐待越严重,其认知改变越倾向于负性,越觉得这个世界不可信,对周围一切都没有安全感,更容易成为特质抑郁个体,与Paredes的研究一致<sup>[16]</sup>。Hankin<sup>[15]</sup>研究表明,消极认知风格与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和抑郁呈正相关。本研究同样发现创伤后认知改变与特质抑郁、心理虐待呈显著正相关。同时发现反刍思维和创伤后认知改变显著正相关。因为个体对环境中的消极信息进行反复思考并且无法自拔,久而久之,形成了消极认知。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反刍思维、创伤后认知改变在心理虐待和特质抑郁间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心理虐待通过反刍思维影响特质抑郁。根据反应风格理论(the response styles theory),在这一系统中,有虐待经历个体经常思考“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而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为什么不能将事情处理的更好”等问题,却不采取积极的问题解决去改变环境,致使个体沉浸于因没有采取行动而导致的不良情绪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抑郁情绪<sup>[21]</sup>。Raes<sup>[27]</sup>研究结论也证实了反刍思维是虐待和抑郁的中介因素,并且发现是沉浸反刍而不是反思反刍起作用。

本研究也发现,创伤后认知改变是心理虐待影响特质抑郁的中介变量。根据绝望理论,个体倾向于将消极事件归因于稳定的、内部的原因,并且推断消极的结果和消极的自我认知,从而产生抑郁情绪。Rose和Abramson<sup>[28]</sup>提出,当遭受到情感虐待的最初阶段,个体为了保持希望,就会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且具体的因素(如,我爸爸今天心情不好)。但是如果儿童长期遭受情感虐待,这些积极的归因方式将不存在,个体开始将情感虐待归因为内部的、稳定的,并且做出消极结果的推论或消极的自我认知,如“我是个坏孩子”。随着时间流逝,儿童将在其他失败的事情上做出这一消极的概念化认知,从而形成抑郁。所以,创伤后认知改变是抑郁的易感因子之一。遭受性侵或躯体虐待后的女性,其自我不良认知也是虐待和抑郁的中介因素<sup>[29]</sup>。

本研究同时发现,心理虐待通过反刍思维,影响创伤后认知改变,最终影响特质抑郁。因为,反刍思维<sup>[19]</sup>是个体将注意指向当前所关注的行为和思想,并且反复思考情绪本身、情绪产生的可能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并不采取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当个体将注意指向消极信息发生反刍时,会激活各种消极的认知偏向,如消极记忆、消极认知、消极图式等,它们会导致消极情绪和抑郁症状<sup>[30]</sup>。交互式反刍模型<sup>[31]</sup>认为,反刍思维是个“催化剂”,负性认知是抑郁的易感因素,反刍位于两者中间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反刍思维既促进了负性认知对抑郁的影响,又扩大抑郁对负性认知的影响,即个体对负性信息的反复思考形成了负性认知,从而加重抑郁情绪,同时,对抑郁症状的反复思考又强化了负性信念,反刍思维和负性认知协同作用导致个体发展成为抑郁。

### 参 考 文 献

- 1 刘爱书,于锐.受虐待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特点.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3):211-217

- 2 吴韦玮,陆邵佳,位照国,等.童年虐待经历及认知偏差与抑郁的关系.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4):609-612
- 3 姚桂英,杜爱玲,杨世昌,等.人格在大学生童年期精神虐待与当前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1):66-68
- 4 宋锐,刘爱书.儿童心理虐待与抑郁:自动思维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3,36(4):855-859
- 5 Davis AS, Moss LE, Nolin MM, et al. Neuropsychology of child maltreat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psychologist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2015, 52(1): 77-91
- 6 Glaser D. Emotional abuse and neglect(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02, 26(6-7): 697-714
- 7 Binggeli NJ, Hart SN, Brassard MR.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of children: The APSAC Study Guides(vol 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1
- 8 Hart SN, Brassard MR, Binggeli NJ, et al.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In Myers JEB, Berliner L, Briere J, et al. *The APSAC handbook on child maltreatment*(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9 崔丽霞,罗小婧,肖晶.儿童期创伤对特质抑郁和特质焦虑的影响:图式中介特异性研究.心理学报,2011,43(10): 1163-1174
- 10 雷智慧,徐蕊,邓森碧,等.状态特质抑郁问卷中文版在大学生中的信效度.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2): 136-140
- 11 Spielberger CD, Carretero-Dios H, De los Santos-Roig M, et al. *State-Trait Depression Scales(Form X-1)*. Mind Garden, Palo Alto, CA, 1995
- 12 Su YJ, Chen SH. The posttraumatic cognitions inventory-Chinese revised: Validation and refinement with a traumatized college sample in Taiwan.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08, 22(7): 1110-1119
- 13 Ehring T, Ehlers A, Glucksman E. Contribution of cognitive factors to the prediction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hobia and depression after motor vehicle accidents.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06, 44(12): 1699-1716
- 14 Hankin BL, Abramson LY. Developmen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pression: An elaborated cognitive vulnerability-transactional stress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1, 127(6): 773-796
- 15 Hankin BL.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Prospective tests of attachment,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and stress as mediating processe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5, 29(6): 645-671
- 16 Paredes PP, Calvete E. Cognitive vulnerabilities as mediators between emotional ab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2014, 42(5): 743-753
- 17 徐慰,尉玮,何丽,等.创伤经历者的认知改变对社会支持与创伤负性后果关系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3):433-436
- 18 Wang Z, Wang J, Maercker A. Chinese my trauma recovery, a web-based intervention for traumatized persons in two parallel sample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3, 15(9): e213
- 19 McLaughlin KA, Nolen-Hoeksema S. Rumination as a transdiagnostic factor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2011, 49(3): 186-193
- 20 Nolen-Hoeksema S, Wisco BE, Lyubomirsky S. Rethinking rumina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3(5): 400-424
- 21 Papageorgiou C, Wells A. An empirical test of a clinical metacognitive model of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3, 27(3): 261-273
- 22 Nolen-Hoeksema S. Responses to depress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uration of depressive episod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91, 100(4): 569-582
- 23 潘辰,邓云龙,管冰清,等.儿童心理虐待量表的修订和信效度检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18(4):463-465
- 24 Spielberger C, Buena-Casal G, Agudelo D, et al. Analysis of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the Spanish experimental version of the State-Trait Depression Questionnaire (ST-DEP). *Actas Espanolas De Psiquiatria*, 2004, 33(6): 374-382
- 25 韩秀,杨宏飞. Nolen-Hoeksema 反刍思维量表在中国的试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5):550-551
- 26 Treynor W, Gonzalez R, Nolen-Hoeksema S. Rumination reconsidered: A psychometric analysis.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3, 27(3): 247-259
- 27 Raes F, Hermans D.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btypes of rumin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emotional abuse and depressed mood: Brooding versus reflection. *Depression and Anxiety*, 2008, 25(12): 1067-1070
- 28 Rose DT, Abramson LY. Developmental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cognitive style: Research and theory. In Cichetti D, Toth SL(Eds.).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s on depression*.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92, 4: 323-350
- 29 Kaysen D, Scher CD, Mastnak J, et al. Cognitive mediation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and adult depression in recent crime victims. *Behavior Therapy*, 2005, 36(3): 235-244
- 30 Lyubomirsky S, Tkach C. The consequences of dysphoric rumination. In Papageorgiou C, Wells A. *Depressive rumination: Nature, theory and treatment*. Chichester, UK: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2003, 11: 21-41
- 31 Ciesla JA, Roberts JE. Rumination, negative cognition, and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on depressed mood. *Emotion*, 2007, 7(3): 555-565